

Focus

凸显发展中因素 哥本哈根将成低碳经济转折点

2009年12月7日注定是一个会被载入史册的日子。从这一天开始的12天时间里,最多将有近200个联合国会员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齐聚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共同商讨和制定一份“后京都议定书”,即《京都议定书》2012年第一减排承诺期到期后新的温室气体减排国际协议。

在本次大会前夕,主要大国也都展现出了希望帮助达成实质协议的决心,特别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自主提出了力所能及的减排目标,这也让各国对于本次会议最终能够取得实质成果更加充满期待。

专家指出,与以往的气候变化大会不同,此次大会格外受到世人瞩目。因为,气候问题已成为全球所有国家都必须应对的挑战。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哥本哈根会议有望成为世界全面向低碳时代转型的历史转折点。

◎记者 朱周良 ○编辑 朱贤佳

发展中大国积极参与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指出,与以往的气候会议相比,这次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发展中国家更加积极的参与。包括中国在内的的发展中大国首次自主提出了减排目标,而《京都议定书》并未给发展中国家设定减排硬指标。

中国政府上月公布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到2020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俄罗斯、印度、南非、印尼以及巴西等国都已经或是正在考虑提出自己的减排目标。在气候变化的问题上,发展中国家正在努力形成相对一致的立场。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新近公布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和赞赏。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能源政策主任辛格指出,中国近日提出的减排承诺具有建设性。俄罗斯、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减排计划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中国做出了“正确而又重要的”决定,为即将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取得成功创造了积极气氛。瑞典等发达国家也肯定了中国的减排目标,欧盟轮值主席国瑞典首相赖因费尔特表示,中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召开一周前公布具体的减排目标,这应该受到欢迎。

在另一方面,美国重回谈判也被认为是能够促成本次会议成功的一大因素。尽管京都议定书在2005年开始生效,但布什政府在2001年就宣布退出。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排放国,但却游离于《京都议定书》之外,这势必会影响任何减排努力的效果。不过,随着奥巴马领导的民主党开始执掌政权,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态度明显更加积极,并且自己提出了低碳和绿色经济的发展战略。

由于美国私下已经和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达成了一定的谅解,哥本哈根取得实质性成果的可能性变大。”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沈思玮对记者说。

低碳发展或掀新高潮

尽管美国提出的减排目标多少有些令人失望,但毕竟这样一个“大玩家”回来了,这对引领和促进全球减排努力是件好事。”陈凤英说,“高度关注低碳经济的全球氛围已经形成,这是最可喜的一点。如果说一个月前哥本哈根会议达成成果的期望还比较渺茫的话,那么现在的情况已经比较明朗了。”

专家普遍认为,从最近一段时间的发展来看,这次气候大会还是很有可能达成一些实质成果,比如达成一个“后京都议定书”的框架性协议。

这次会议只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努力历史进程的一小段,但因为有多方面有利因素的集中支持,本次哥本哈根会议有望掀起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新高潮”。

陈凤英表示,现在看来,绿色经济、低碳发展已成全球趋势,新的产业群因此出现。比如低碳产业,像节能、环保;或者是绿色产业,比如那些可以尽量少用或不用煤和油的产业,抑或新能源。沈思玮则指出,加大减排对于节能型的产业显然是有利的,有可能会带来太阳能、风能等实质性的利好。

具体到中国,分析人士指出,工业受到的短期冲击最大,因为面临转型压力,对粗放制造业会有较大的打击,但会是先受损失后受益。对服务业来说,低碳化的发展战略长期来说会是利好,因为服务业的能耗是最低的。要降低单位能耗,产业结构就需要调整,不能完全以工业为主,要向服务业倾斜。

挑战与机遇同样巨大

需要指出的是,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所以,即便各国具有主观意愿在接下来的气候大会上达成协议,但到具体落实和收到成效还有很长时间,也会面临很多挑战。

在减排问题上,美国态度的急转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美国从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到主动与中印等发展中国家协调,这背后其实包含了更深层次的经济和战略考虑,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低碳经济带给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挑战。

沈思玮认为,就低碳经济而言,发达国家显然是最大的受益者;而同时,这会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本,对那些目前还没有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是很大的考验。成从这个角度说,美国可以通过推动低碳经济来确保其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不至于落后太多。

中国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则表示,这次大会可能成为人类合作解决生存与发展问题的里程碑,但也可能进一步凸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分歧。梅新育指出,在当前国际分工和分配格局下,无论如何详细推敲减排配额分配的细节,这个问题只要提出,就等于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赶超施加了额外限制。他认为,这次会议即便最终由一个安排出现,也注定会是“不公正和缺乏效率的”。

总体上,分析人士仍对本次会议持乐观态度,认为这会成为一个好的开始,推动世界经济走向更可持续发展之路。

全球热评

哥本哈根不只是童话

◎记者 朱周良 ○编辑 朱贤佳

如果要评选时下最热门的歌曲,迈克尔·杰克逊的《Heal the World(拯救这世界)》应该算是一首。这不仅因为天王今年刚刚离去,更是“应景”使然。

前两天看电视新闻,偶然又听到迈克的这首名曲,优美的旋律和迈克尔磁性的声音依然是如此令人动容;但更让人“有感觉”的是,这是作为一则关于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新闻的背景音乐。

在我等一般老百姓看来,减排、低碳似乎是那么遥远的话题。毕竟,这样宏伟的全人类愿景,不是你我一两人之力能改变和左右的。

说句实在话,很长时间以来,笔者并不认为那些高呼环保和减排口号的国家中,有几个是真的在认真对待这些问题,相信不少人也有同样的感觉。很多时候,减排都被贴上了政治和道德的标签,仿佛你不提减排和气候变化,就应该受到全人类的谴责。

从这一点说,当初小布什顶着与全人类为敌的罪名,坚决不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倒是显出了这位“牛仔”总统的一些可爱之处。

但是,布什先生毕竟已经下台,现在的奥巴马显然比他“觉悟”高不少,不仅主动提出了“绿色新政”,更一改在减排问题上的拖后腿形象,在气候大会前高调宣布了明确的减排目标。

美国当然不是唯一觉悟的国家。许多并无法定义务承担硬性减排任务的发展中国家,也主动提出了自身的减排目标,中国作出表态,印

度、巴西、南非、俄罗斯紧随其后。这一切似乎在传递一个信号:这一次,大家是认真的!

让笔者颇有感触的是,某日在上班途中的公交移动电视上看到一则关于哥本哈根大会的公益广告。后来到网上一查,原来是联合国专门在全球推广的一项名为“希望之本(Hopenhagen)”(从哥本哈根一词的英文衍生而来)的活动,目的是唤起全球民众积极参与到针对气候变化的对话中。

在这组匹配了不同语言字幕的广告中,马尔代夫总统、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以及日本的普通市民逐一现身,出现在太平洋一角、皑皑白雪的北极以及车流滚滚的东京街头,讲述着马尔代夫岛国被淹没、北极生态系统消失以及非洲森林变为沙漠的故事,呼吁所有人到联合国的网站签署气候请愿书,推动本次大会达成协议。



5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火车站,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施泰纳(右)准备登上“气候快车” 新华社图

记者观察

争议背后:各国抢占低碳经济控制权

◎记者 梁敏 ○编辑 朱贤佳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注定将成为本次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各方争议的焦点,从会前东道主丹麦提出的一份仅强调“共同责任”的气候草案引发发展中国家的强烈不满就可窥见一斑。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指出,气候谈判表面层次是关于温室气体排放额度的谈判,更深层次则涉及到各国竞争能源创新和经济发展空间。

据新华社报道,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要对其历史排放和当前的高人均排放负责,要率先减排,并给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而发展中国家则在得到发达国家技术和资金支持下,采取措施减缓或适应气候变化。

上周丹麦提出一份气候草案提议,要求2050年减少全球一半的温室

气体排放,并把2020年作为碳排放的顶峰年。这意味着什么?反对这份草案的南非代表一语中的,这意味着剩下的缺口将由发展中国家来承担”。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王毅指出,丹麦草案只划出减排容量,没按各国国情分配排放空间,更没有资金、技术等保障机制配套,这不科学,也不公平。

出于各自利益的不同,当前的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分成三股力量:欧盟、伞形集团(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发展中国家(77国集团+中国)。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能源与气候经济学项目组“成员王克博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三股力量将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中角力。”

国际非理性经济制度理论学会会长、北京理工大学中国产业投资基金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崔新生在其文章《碳币时代,得规则者得

天下》中指出,从美国对哥本哈根会议的游移态度,多少说明美国的疑虑:对欧洲主导的这一所谓低碳经济形态,美国应该处于什么角色,以及能够占据何等地位。

从这个角度我们不难理解,为何最不积极的美国在奥巴马上台后态度有所转变?为何奥巴马政府把能源改革放在其政策的优先位置上?一切皆在抢占低碳经济控制权。

奥巴马参加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行程安排,也成为美国博弈的工具。奥巴马5日突然改变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的行程安排,由原定10日领取诺贝尔和平奖之前出席会议,现改为18日专程赴会出席闭幕会议。据美国媒体报道,奥巴马临时改变行程是一次政治计算,旨在从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捞取尽可能多的好处,更何况正是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承诺,才助他赢得诺贝尔和平奖。

中国进入低碳“拉力赛” 仍需破解多道难题

◎记者 陈其珏 ○编辑 朱贤佳

上个月26日,中国宣布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在外界看来,在哥本哈根大会之前提出的这一减排目标是中国献给国际社会和大会的最好礼物,但同时,它也鸣响了进入一场拉力赛的发令枪。

对此,多数专家在接受上海证券报采访时均认为中国有能力完成这样一次壮举,不过前提是,中国还需要破解技术、能源结构调整、官员考核改革等多道难题。

中国可以实现减排目标

只要努力一下,中国还是可以达成这一目标的。”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林伯强昨天向本报记者表示,中国提出的这一目标是与GDP挂钩的,因此只要降低单位GDP能耗,就能降低单位GDP的碳排放。

他指出,由于中国在“十一五”期间已制订了单位GDP能耗降低

20%的目标,那么在未来十年中,只要能耗进一步降低,GDP单位能耗就能给令减排目标更加接近。而如果中国进一步调整能源结构,使清洁能源占比达到15%,则减排目标有望达成。

单位GDP的碳排放相当于单位GDP能耗乘以单位能耗的碳排放量。”据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诸大建测算,尽管未来进一步降低能耗将越来越难,但无论如何,从2005年起的15年内,我国每年将单位GDP能耗“降低2个百分点还是完全可行的,从而使2020年的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降低30%-35%。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常务理事、河北省保定市低碳城市研究会会长马学禄也向本报记者表示,中国制定的这一减排目标非常及时,也应该能达成。目前,中国正在设计一些商业模式引导减排,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的趋势也在转化,这些都有利于中国减排目标的达成。”马学禄说。

不过,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主任朱俊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仍认为目标的实现有很大难度,亟待进一步加大改

革力度。

需破解三大难题

朱俊生认为,之所以认为“难度大”,主要考虑到一些制约因素。在非化石能源中,水电与核电的建设周期都比较大;而风电尽管条件比较成熟,却仍存在上网滞后的问题;至于光伏则受制于成本压力。这些都涉及很多技术与理念上的难题。

从深层次看,减排工作的问题主要包括:认识不到位、责任不明确、政策不配套、措施不健全、投入不到位、协调不得力。”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戴彦德此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基础上,中国应当把分解下来的指标纳入到各级官员的考核体系中,实行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

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热能工程教授倪维斗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减排工作的首要问题还是人事。在地方官员考核上,长期以来形成的体系很难撼动,尤其是这种变动牵涉到一大批官员的升降,牵一发而动全身。

■外媒声音

达成减排协议 各经济体需向前迈进一小步

◎记者 王宙洁 ○编辑 朱贤佳

海外媒体尽管立场不尽相同,但对于一点达成共识:要想达成温室气体减排协议,需要每个经济体再向前迈进一小步。

美国著名杂志《经济学家》在其最新一期的封面故事中发出了这样的呼吁,“无论富国还是穷国都应在此次哥本哈根召开的环境变化峰会上做出一定让步,以确保减排协议可以顺利达成”。报道指出,同意认真解决环境变化带来的问题,只是各经济体朝着解决问题迈出的很小一步。

英国《金融时报》则认为,世界需要更多的碳排放交易。只要排放者能够利用全球交易机制,他们就会有强烈的动机,以最低成本的方式削减排放。

面对各经济体在大会开始前所作出的减排承诺,《纽约时报》认为,欧洲通过务实的标准,而非通过超级大国地位行使全球影响力的能力,正面临重大考验。《印度斯坦时报》则认为,新兴发展中经济体可能正携手组成统一战线。

《华盛顿邮报》则对气候大会前景的不确定性提出警告,尽管中美两个大国提出的减排目标为峰会注入了一剂强心剂,但各国的举动也说明了一个事实:如果大会没有达到几年前所设想的目标,没人愿意承担导致峰会失败的罪名。”

■新闻链接

主要经济体已出台的减排目标

◎发达经济体

美国 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到2020年在2005年基础上对温室气体减排17%,即相当于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4%。但该案须递交参议院通过后生效,参议院法案中该目标为20%的减排幅度,不过参议院的气候立法工作却一再被推迟。

欧盟 通过包括气候与能源一揽子计划和各种能效措施,无条件承诺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较1990年减少20%以上。同时承诺将减排幅度至30%,前提是各发达经济体同意相当水平的减排力度,同时发展中经济体做出重大贡献,共同促成国际条约的签署。

日本 若哥本哈根会议能达成协议,将把减排目标定为在1990年的基础上对温室气体减排25%。

挪威 首个承诺到2020年较1990年温室气体减排40%的国家,这与发展中国家要求富裕发达国家做出的减排承诺幅度一致。

澳大利亚 承诺到2020年在2000年基础上实现温室气体减排5%至25%(后一个数字均是有条件承诺),但这个目标已被议会两次否决。

新西兰 承诺到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实现温室气体减排10%至20%。

加拿大 承诺到2020年在2006年基础上实现温室气体减排20%,相当于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

新加坡 承诺到2020年该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将较“如常运作”排放量削减16%。

◎“金砖四国”

巴西 计划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预期基础上减少36.1%至38.9%。巴西国家气候变化计划涵盖了目标远大的林业发展措施,包括到2020年将森林非法砍伐面积减少80%。

俄罗斯 承诺到2020年对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较1990年减少20%至25%。

印度 到2020年实现单位GDP温室气体比2005年下降20%至25%。

中国 制订了一系列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及行动,包括在2020年前,把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较2005年减少40%至45%。

◎发展中经济体

韩国 在2020年前将本国的温室气体年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4%,相当于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30%。

南非 在2020年至2025年间达到排放峰值。

印度尼西亚 承诺自愿使用国家预算到2020年对温室气体减排26%。印尼总统尤多约诺同时承诺,如果国际提供资金援助,能源和林业部门将减少41%的碳排放量。(王宙洁 整理)



5日,示威者在英国伦敦举行游行,要求该国承诺大规模减排 本报传真图